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南亚籍留学生《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设计研究

刘洋 黄先琴 徐微 巫书薇

东华理工大学, 中国·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跨文化传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以跨文化传播理论为基础,以南亚籍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汉语听说》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分析,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创新发展。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南亚;留学生;汉语听说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2023年东华理工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国际教育专项)“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来华留学生《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设计研究(编号:2023GJJY07)”成果。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跨文化传播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化交流中。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理论、孔子学院、文化翻译等方面。针对区域国别留学生的汉语教学研究仍较少,目前关于南亚籍留学生汉语教学相关文献在中国知网中为数不多。

1 跨文化传播概述

1.1 跨文化传播的定义

跨文化是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或缺的传播活动。在此活动中,人类各个文化元素相互渗透,连接社会交流与文明发展。^[1]通俗上说,跨文化传播就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在彼此环境中解码文化信息的交叉性学科。文化与传播两者共生,在不同个体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也实现了传播。传播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2]

1.2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学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主要解决二战期间美军与占领地土著居民的沟通问题。1959年霍尔在《沉默的语言》书中第一次提出“跨文化传播”术语,“跨文化”概念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1973年,哈姆斯《跨文化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学的第一本教科书,将其落实到高等教育的正式编制中。1975年,康顿和尤斯出版了《跨文化传播简介》,论证了关于文化价值和传播行为关系的研究与后续霍夫斯特的文化建构理论以及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研究均有着紧密联系。^[3]跨文化传播学起初仅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1.3 跨文化传播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

1983年,何道宽教授发表文章“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始向国内学者和研究人员介绍跨文化传播这一新兴学科。随着跨文化传播概念引入我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但多数属于实用性研究,比如关于中国武术、中国电影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难题,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仍然是功能主义为导向的。^[4]中国文化教育应该贯穿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环节,根据不同文化背景下汉语学习者的文化认知和接受程度,进行针对性教学。^[5]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水平的留学生而言,将汉语与中国文化结合,提高对异国文化的接受度,促进了其对语境语意的理解,可以提高汉语学习积极性。

2 南亚籍留学生《汉语听说》课程教学反馈问题

2.1 调查设计

本文以《汉语听说》课程为例,针对南亚籍留学生,探究目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汉语听说》课程强调对留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并不只局限于对汉语基础知识教学,包括语言运用能力、表达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现状调查采用对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量化分析,针对《汉语听说》课程的“学分规定、课时要求、教学内容、考核办法、课程指导方式、听说训练效果、教学环境”等进行设问。对汉语教师采用访谈式的质性分析方法,主要考虑教师对《汉语听说》课程的“教学顶层设计、跨文化传播水平、教学组织、资源配置、教学效果、教学管理问题、语言实践形式、以及《汉语听说》课程里中国文化元素选择”等。

2.2 问题分析

(1) 跨文化导致汉语理解偏差以及多义词理解困难

根据教师访谈, 大多是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中集中关注学生对于汉语语音知识的掌握, 对文化的解释与阐述较少。留学生本身对中国文化背景方面的不了解是汉语听说教学的主要难题。例如, 大家所熟知的问候语“吃了吗?”刚学一点汉语的留学生在理解上就产生了相当大的误会。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句真实的问话, 以为中国人问话目的, 是想请他们吃饭。除此之外, 多义词也是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难点。66.67%的受访者认为多义词是汉语学习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 多义词在不同语境中词性不同, 含义不同, 这给留学生尤其是汉语水平初级的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2) 汉语语法结构的复杂性导致学习障碍

本次调查对象大部分都来自孟加拉国。汉语语法结构是主谓宾, 表示语法意义的方式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 一般没有固定表示时态变化的语法形式。而孟加拉语语法结构是主宾谓, 动词通常放在句子末尾, 并且有动词时态和人称的变化。汉语语法与孟加拉语语法结构的巨大差异, 导致留学生在学汉语语法时遇到障碍。

(3) 当前教学模式忽略跨文化知识传播

根据访谈分析得知, 当前国内高校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主要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 学生充当倾听者。在调研中, 70%的南亚籍留学生认可传统教学模式, 但仍有46.7%的留学生呼吁应该考虑学生文化背景, 增加跨文化知识的互动。在传统教学中, “我群”中心思维问题明显突出, 这里的“我群”中心思维主要指人们在信息表达中通常以自身文化视角出发, 在此基础上对他者进行观察和评判, 一旦不同文化之间出现冲突, 则总是试图抬高自身所属文化价值, 以此对自身文化理念加以强化, 从而寻求本民族文化对异己文化的支配权力。^[6]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 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都存在“我群”中心思维问题, 忽略了文化本就具有差异性这一基本特征, 影响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沟通质量。

3 《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设计建议

3.1 明确中国文化育人的重要作用

由于南亚籍留学生所在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判断标准不同, 由此产生文化认同差异, 他们往往会形成认知中国的误读和偏见。^[7]在汉语教学中, 不但要正视东方文

化本身的文化价值, 还要对东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西方因素影响加以考虑, 形成跨文化语言传播的整体意识。在留学生教育中融入中国文化育人, 使其从文化层面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汉语听说》课程要将“结构—功能—文化”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场景化、话题化、实例化。^[8]除了常规的听说训练, 增加中国文化对话主题, 如中国历史、哲学、艺术、民俗等, 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需求。在创新教学方法上, 可以引入情景教学法 and 小组合作学习法。创设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语言场景, 如模拟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 让学生在情景中学习文化知识和语言表达。同时, 也可以适当开展文化体验活动。定期举办中国文化讲座, 邀请专家学者介绍中国文化, 举办中国文化展览, 展示文物复制品、传统服饰、手工艺品等, 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中国文化。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当地博物馆、古迹、民俗村等, 让学生亲身感受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3.2 优化多义词等难点词汇的教学方法

(1) 语境教学法

汉语听说教师可以将多义词放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讲解, 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句子或短文来理解其不同含义。例如, 讲解“打”字, 可列举“打电话”“打伞”“打球”等短语, 让学生体会在不同语境中“打”字的不同用法。

(2) 采用对比分析法

把中文多义词与学生母语中的对应词汇进行比对, 找出异同点。比如, 中文“开”有“打开”“开始”“举行”等意思, 对比学生母语中类似词汇的含义和用法,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区分。

(3) 语义地图法

以多义词的核心义为中心, 将其不同的引申义通过图形、线条等方式连接起来, 形成语义地图, 直观地展示多义词的语义网络。也可以制作词汇卡片, 一面写中文词汇, 另一面写释义、例句或图画。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记忆, 还可通过卡片游戏等方式增加趣味性, 如卡片接龙、猜词等。

最后,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定期安排复习时间, 对之前学过的词汇进行系统复习。同时, 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用中文交流, 不断巩固所学词汇。教师要发挥创建真实的跨文化交流情境作用, 让留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语言能力和

跨文化交际能力。让留学生运用所学汉语进行交流,并引导他们注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礼仪和表达方式。

3.3 创新《汉语听说》课程教学模式

《汉语听说》课程可以基于多元智能理论进行整体教学设计。^[9]利用多媒体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为留学生创建生动、真实的汉语听说情境。收集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素材,选取其中适合教学的片段,让留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学习汉语表达方式、语音语调、文化背景等知识。播放中国家庭生活场景视频,让留学生学习家庭称谓、日常问候、生活习惯等相关表达,并进行模仿练习。

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将留学生分成不同小组,共同完成汉语听说任务。布置小组讨论话题,如“中国与本国教育制度的比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等,让留学生在讨论中运用汉语表达观点,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开展项目式教学,让小组合作完成一个与汉语学习或中国文化相关的项目,如制作中国文化宣传海报、拍摄汉语微电影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留学生需要进行资料收集、策划、拍摄、剪辑等工作,全面锻炼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传播。

搭建线上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学习资料、互动论坛等,让留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线下课堂则注重面对面的互动教学,进行听说技能训练、文化知识讲解、实践活动开展等。此外,利用人工智能教学工具,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基于deepseek等人工智能工具,实现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和答疑方式的改革,提高留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兴趣,营造跨文化学习氛围。

同时,建立多元化评估标准。除考查汉语口语准确性,还纳入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如在情景模拟考核中,观察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应对文化冲突时的语言策略等。采用过程性评估,记录学生在课堂讨论、小组项目、日常作业中的表现,全面了解学生学习过程,及时给予反馈与指导。

4 小结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入,南亚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留学生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群体,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主要载体。为推动中华文化精准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对外汉语教学至关重要。《汉语听说》课程旨在提升留学生的日常听说交际能力,促进留学

生日常生活交流水平,掌握汉语发音规则和常用词汇,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在跨文化传播理论指导下,探索适合南亚籍留学生的汉语听说教学设计,基于问卷调查的教学建议、学习难点等方面,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帮助留学生更好地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

参考文献:

- [1] 孙英春.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 单波.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50(01): 103-113.
- [3] 于小植. 20世纪以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实践与范式[J]. 学习与探索, 2023, (12): 137-144+2.
- [4] 陆国亮. 想象力的枷锁: 本土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奠基者神话[J]. 新闻界, 2022(03): 48-57.
- [5] 黄中辉. 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传播主体、内容与实践探究一评《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 (08): 147.
- [6] 徐铮. 汉语国际教育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J]. 商业化, 2021, (36): 110-111.
- [7] 石彤喆. 传播与接受: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1950-2012). 上海外国语大学[D]. 2017.
- [8] 王涛. 汉语视听说课程大纲的研发与应用案例[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8, (04): 51-58+88.
- [9] 魏然.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级汉语视听说课教学设计[D]. 辽宁大学, 2022.

作者简介:

刘洋(1985-), 男, 山东蓬莱, 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学、国际中文教育;

黄先琴(2000-), 女, 安徽六安,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2023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

徐徽(2003-), 女, 江西上饶, 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3级英语外贸专业本科, 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

巫书薇(2006-), 女, 籍贯江西赣州, 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024级英语外贸专业本科,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